

## 朱晓阳：“创造性的破坏”与昆明之魂——建言昆明城改

昆明的城市改造已经打上了仇和的印记。如果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的话说，这个印记是德式的“创造性破坏”。浮士德代表了现代性发展主义的自信。从东部眼光看去，偏安西南，且落后的昆明已经摸黑上道，开动了“无刹车的高铁”。如今两年有余。应该承认，仇和推行的层层制度确实使昆明带来了变化，例如“治人先治官”之河长制，使流入滇池的古老六河之水变清；路修通以后，市内交通确实畅快了；城市的街道种满了树；政府机关办事效率提高了。争议之事虽少，例如“螺蛳湾事件”和城中村改造。争论不在于有336个居民点，占地18平方公里的地方被划村，而在于已经动工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差不多都存在扩大化的问题，一些被整合进改造范围的地方城中村本身的面积要大好几倍。而从看到的一些改造规划来看，将在这些地方出现的并不是“保障房大多数，而是“高端住宅区、高端写字楼、SOHO、购物中心、时尚步行街、超市、体育中心”（《昆明市五华区潘家湾改造宣传手册》）。与光明-花园-卫生城的规划相当，地方政策规定昆明市主城区建筑必须在40层以上；用一句地方领导人的话说，昆明将变成“东南亚桥头堡”。有人说笑话，如今见面问候语是：“格拆到你家那里了？”或“你格着（被）城中村了？”

日常调侃背后透出的正是社会张力，一头是目标远大，手握规划图，身后跟着拆迁部队和开发商的政府，另一端是无从表达自己的居民。这些居民只能以生于斯长于斯的一种身体惯习或信念来体验自悉的城市变成巨大恐龙。我已经在以前的文章中表达过对城市恐龙化的看法和忧虑。3月底昆明发管与小贩冲突是这种张力释放的一例。最近南方周末报道的官渡渔村村干部与村民“械斗致死”也是力释放之一例。

我的意见是这种“创造性”并非要采取“破坏”的方式体现。例如引起非议的“拆防盗笼”。这然最后以政府买单得以推行，但使人感觉到像读马尔克斯的小说一样。我曾观察了昆明市街头的两防盗笼，外挑式的和封闭式的。平心静气说，前者比后者的美学价值高。原因很简单，昆明人家喜欢挑式防盗笼当花台，这些地方于是变成“花园”。这种花园虽然占了“公共空间”，但是它们创造于“公共”的美。我希望昆明的领导人能够怀着一颗平常人过日子的的心，走过街巷，重新打量一下“丑陋之处”。他们应当对那些将防盗笼改成花园的住户给予赞扬，应当帮助这些人加固防盗笼。

城中村改造也是一样。虽然崇尚“创造性破坏”的地方政府已经发起了总攻号令，但是目前发生的多被扩大化的城中村仍然在顽强抵挡。这里实际上也有共赢的可能。例如本版提到的人民西路94号居民就提出了自我改造的方案。这种举动体现了居民参与城市改造的主体性，这是昆明这个城市的生灵魂之所在，地方领导人应当响应这种动议，使已经形成的对立化解为共赢。

原发表于《南方周末·绿色》，2010年4月29日

转自朱晓阳blog[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06b5040100hywi.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06b5040100hywi.html)



第22辑

往期查询

- 费孝通百年纪念专题
- 新书推荐
- 郭净文集
- 王铭铭文集
- 陈永龄纪念文集
- 李安宅研究专题
- 萧梅文集
- 庄孔韶文集
- 胡鸿保文集
- 翁乃群文集
- 林耀华百年诞辰专题
- 《探讨》目录
- 列维斯特劳斯逝世纪念专题
- 人类学的社会理论
- 藏彝走廊专题
- 吴文藻专题
- 王东杰文集

### 学术链接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

CCPN中国比较研究网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网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

中国社会学网

中国学术论坛